

古今名家流派诗传

费振刚〇主编 胡俊林〇著

诗传

(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永嘉四灵江湖派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

费振刚 主编

永嘉四灵暨江湖派诗传(上)

胡俊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四灵清苦妙 江湖诗派殊

- 《永嘉四灵暨江湖派诗传》绪论 1
诗 选

永 嘉 四 灵

徐 照

送徐玑	131
宿翁灵舒幽居，期赵紫芝不至	133
赠江心寺钦上人	135
寄翁灵舒	136
谢徐玑惠茶	137
题鲍使君林园	138
访赵紫芝	140
露	141
渔 家	142
石门瀑布	143
入 湘	144
题怀素台	146
送翁灵舒游边	148
酬赠徐玑	150

病起呈灵舒、紫芝，寄文渊	151
和翁灵舒冬日书事三首 · 其一	152
分题得渔村晚照	154
瑞安道房观陈友云古柏，命予作诗	155
缫丝曲	157
促促词	159
徐 珪	
述梦寄赵紫芝	161
监造御茶有所争执	164
松风楼篇	167
初夏游谢公岩	168
湘 中	170
见杨诚斋	172
雨 中	174
送单丙文先生归汎州	176
夏日湖上访隐士	178
山 居	179
春日游张提举园池	181
夏日怀友	183
六月归途	185
新春书事	187
梅 · 其二	189
丹青阁	191
秋行 · 二首其二	192
建剑道中	194

新凉	196
永春路	198
翁 卷	
步虚词	200
题林遂之真意亭	203
即事言怀	205
春日和刘明远	207
题 竹	208
道上人房老梅	209
石门庵	211
哭徐山民	213
赠滕处士	215
初晴道中	217
春 雪	219
即 事	220
送人游天台	222
京口即事	224
秋居寄西里君	226
次韵葛天民	228
舍外早梅	230
观落花	232
野 望	234
乡村四月	236
梦 回	238
幽 居	240

赵师秀

- 九客一羽衣泛舟，分韵得尊字，
就送朱几仲 242
桐柏观 246
冷泉夜坐 248

四灵清苦妙 江湖诗派殊

——《永嘉四灵暨江湖派诗传》绪论

在十二、十三世纪之间的六七十年里，中国南宋中晚期诗坛上颇为流行的永嘉四灵暨江湖诗派，是作为北宋中晚期至南宋初期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两个诗人群体艺术渊源一致、风格趋向接近，他们的形成和发展，在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中，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研究他们，不可能回避社会发展的情形、审美思想的潮流、知识分子的处境、社会阶层的分化、市民文化的状况等问题，其意义是不仅限于文学的。载记、训诂他们的业绩和作品，品评其审美情趣，借鉴其表达技巧，吸取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具体把握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深入透视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心灵轨迹。

笔者在为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作传过程中深切地感觉到：四灵清苦妙，出奇众相和。呼应成交响，江湖诗派殊。本书由绪论和诗选两大部分组成。绪论是为了理清头绪、激发情绪、启迪思绪，将分别阐述这两派的得名由来、处境心态、价值取向、作品内容、艺术特色、地位影响以及两派间相关联的一些问题。

四灵清苦妙 出奇众相和

(一)

“永嘉四灵”是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这四位诗人的合称。徐照（？—1211），字道晖，一字灵晖，自号山民；徐玑（1162—1214），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翁卷（生卒年不详），字续古，又字灵舒；赵师秀（？—1219），字紫芝，号天乐，又号灵秀。四人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他们又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所以得名。

四灵皆师事永嘉学派钜子叶适，他们于宋宁宗时期诗歌创作特别活跃，其诗名的最早知遇者和鼓吹者是叶适。同时代人赵汝回曾反复强调：“永嘉自四灵为唐诗一时，水心首见赏异。”“……水心先生既啧啧叹赏之，于是四灵天下莫不闻。”^①韩淲在《昌甫题徐山民诗集因和》一诗中写道：“眇眇三灵见，萧萧一叶知。”自注云：“三灵”指徐照以外的那三个人，“一叶”指叶适^②。吴子良在《林下偶谈》卷四中也说过：“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徐玑致中、翁卷灵舒……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嘉。”赵希意《适安藏拙余稿·跋》也指出：“四灵诗，江湖杰作也，水心先生尝印可之。”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进士。宁宗朝，历权吏部侍郎、宝文阁待制，知建康府，沿江制置使，兼制江淮。他是南宋中后期著名思想家，在

哲学方面，与“永康学派”的陈亮一起，以提倡现实功利、反对空谈理性为标志，与朱熹、陆九渊尖锐对立。在文学方面，叶适被人称为宋儒中对诗文最为讲究者，他不满程朱理学不计工拙、不学而能、贬抑唐诗的诗歌理论，也不满江西诗派“徒枵然”“以杜甫为师”、失之“汗漫广漠”的诗风，而亲自编辑《四灵诗选》，选诗五百篇，由江湖陈起（芸居）予以刊行^③。叶适不仅在与四灵的题咏酬赠中，在为四灵所写的铭传序跋中，倡导唐风，张扬四灵；而且，还不放过给他人文集、诗稿作序的机会，评论四灵及其作品，从整体上概括四灵诗的成就和特色。如他在《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中写道：

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欵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于时刘潜夫年甚少，刻琢精丽，语特惊俗，不甘为雁行比也。今四灵丧其三矣，冢臣沦没，纷唱迭吟，无复第叙。而潜夫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昔谢显道谓陶冶尘思，模写物态，曾不如颜、谢、徐、庾留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悲夫！潜夫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

这里的刘潜夫就是后来成为江湖派领袖的刘克庄（1187—1264，字潜夫，号后村）。叶适的这段话写于晚年，既基本肯

定四灵，又明显表示不满，却对新秀后村寄托着厚望。从“皆自号四灵云”到“何必四灵哉”的语气口吻中不难看出他“广纳后辈，颇加称奖”的良苦用心。叶适是四灵扬名的有力后台，但是他又是最早指出四灵流弊、结束四灵时代的人。对此，今之学者表示“说来也很奇怪”⁽⁴⁾，可惜未予深究。其实，同时代人周密在《浩然斋雅谈》中就曾专门论及“水心取四灵之意”，这里摘引两段备考：

诸老率性理，卑艺文。朱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多去取朱意，故文字多遗落者，极可惜。水心叶氏云：“洛学兴而文字坏。”至哉言乎！

水心翁以抉云汉、分天章之才，未尝轻可一世，乃于四灵若自以不及者，何耶？此即昌黎之于东野、六一之于宛陵也。惟其富赡雄伟，欲为清空而不可得，一旦见之，若厌膏梁而甘藜藿，故不觉契于心耳。昔吴中有老麋丈，多学博记，每见吴仲孚小诗，辄惊羡云：“老夫才落笔，即为尧、舜、周、孔、汉高祖、唐太宗追逐不置，君何为能脱洒如此哉？”即水心取四灵之意也。

一种理论或主张的提倡，一类新人或群体的表彰，总是基于对一种风气的不满和一类现状的否定。后村论诗求变求新求丰，他学习四灵而又超越四灵，下面将有所论及，这里先就四灵产

生及其影响问题简要介绍这位领袖人物的一些关键话语，从中亦可见叶适转而特别赏识后村的原因。刘克庄显然有意识地与叶适“洛学兴而文字坏”的说法相呼应，在《林子显诗序》中特别强调：“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言苦吟，过于郊、岛，篇帙少而警策多。……惜湖山寂寞，不及与四灵上下其论。”⁵他颇为激烈地批判当时“贵理学而贱诗”的风气：“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⁶；“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⁷。……

从以上所称引的叶适、刘克庄等人有关四灵的言论中已经可以看出四灵出现的历史意义，从文学发展史和诗歌审美思潮演变的角度考察，这是又一次打着复古旗号矫正现实流弊、以求创新的尝试。这种文学精神，直接影响了江湖诗派的崛起和壮大。

对此，四灵自身虽然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较为明确的主张，仅见于《永嘉县志》所载的《徐玑传》中：

初，唐诗废久，玑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

然而，四灵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编辑唐人诗歌，表明他们“肆力吟事，欲返开元、元和之盛”⁸，“其诗主于野逸清瘦、以矫‘江西’之失，而开、宝遗风则不复沿溯也。”⁹赵师

秀编选贾岛、姚合诗二百余首为《二妙集》，又编选沈佺期、刘长卿、钱起、李嘉祐、方干等七十六家诗二百二十八首为《众妙集》，显然是向世人推崇他们心目中的楷模和典范。《众妙集》有丛书集成本，并收入《四库全书》；《二妙集》今已不传，但《后村诗话》新集卷五和《瀛奎律髓》卷十有明确记载。四灵以诗论诗，在各自的诗集中都有不少诗句说出了他们的创作追求和文学倾向，颇堪玩味。以后将陆续论及，这里先摘录一组以窥一斑：

唐世吟诗侣，一时生在今。……天教残息在，安敢废清吟。

（徐照《病起呈灵舒、紫芝，寄文渊》）

幽深真似离骚句，枯健犹如贾岛诗。

（徐玑《梅》）

相亲惟野客，所论是诗家。……秋来有新句，多半为黄花。

（翁卷《即事言怀》）

……搴芳衣履湿，饮渌肌骨香。操觚赋相联，妙续楚《九章》。苦吟堕饥蝉，巧咏发轻簧。……所欠独巨翁，不使人意强。

（赵师秀《官田三集，翁聘君失期，陈伯寿赋诗，率尔次韵》）

(二)

四灵不仅同乡、同师门、同诗歌宗尚，而且他们的生活遭遇、创作道路、艺术成就，也较为接近。诗人心力活动的特点和诗歌的风格意境是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通观四灵的作品，虽然称不上可把时代风云尽收眼底的广角镜、长镜头，但也不是浅薄的平面镜和怪诞的凹凸镜，它们犹如晶莹剔透的多棱镜，折射出作者所处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的种种景象，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早年壮志报国，中经仕途坎坷，后期淡泊自娱。

四灵出生于南宋历史的转折时期。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符离一战以后，金朝因内部政变无力南进，南宋习于偏安，当然更无心北伐，双方维持和平的局面经历了几十年之久。南宋统治集团对外屈辱求和，对内却加紧盘剥人民以供自身挥霍享乐以及向金朝进贡，加紧压抑主战派，使主战思潮渐趋微弱。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控制朝政大权的韩侂胄发动北伐战争，但不久便在四川、襄阳等地相继失利。在女真大军的外部压迫和朝中妥协派的内部破坏下，韩侂胄被杀。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妥协派头目史弥远与杨皇后合谋，重开对金和议，以献出韩的首级和增加岁币贡物为条件，使战争又一次平息。韩侂胄因为他的鲁莽而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南宋王朝则以它的耻辱而获得苟安。这对整个南部中国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朝廷再不敢提恢复中原的口号，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报

国雪耻的梦想也在黯淡下去。此后近三十年间，宋、金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这短暂的和平更加削弱了人们的抗战复国意识，统治集团愈加腐败堕落。林升在《题临安邸》中慷慨地予以揭露：“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四灵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里、社会环境中，作为社会成员中多愁善感的层次，他们的脉搏始终与时代跳在一起，感受到时代精神的节奏。虽然，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或布衣终身（如翁卷，少有壮志，到过当时的江淮前线，但迄未入仕），或为幕僚（如徐照，为生计所迫，曾入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幕府，后回乡家居），或做微官（如徐玑，曾先后任建安主簿、永州司理、龙溪丞、武当令，后改长泰令未至官即去世。又如赵师秀历任上元主簿、筠州推官等职务）；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对于关系民族危亡的时局，岂能无动于衷、置之不理？而且，由于生活在中、下层，他们熟悉民情风俗，了解民生疾苦，写下了不少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同时，由于四灵师事叶适，叶适作为思想家，在政治上主张恢复、反对和议、指陈弊政、改革宽民，这就又为四灵关注时局民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渊源。

对于四灵，历来褒贬不一。当代的一些文学史教材、专题论文、宋诗选本几乎都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脱离现实，“价值不高”^⑩；“脱离时代精神”^⑪，成就“极有限”^⑫；他们“最好的诗也都是清寒幽深的，散发出淡淡的禅气，透出狭窄的心理，却很少有尘世的悲欢、人间的现实、冲动的激情、深切的

幽愤。”^⑬“杜甫有首《白小》诗，说‘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意思是这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伙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我们看到‘四灵’这个称号，也许想起麟、凤、龟、龙，但是读了‘四灵’的作品，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象白小。”^⑭“名次上一般以徐照为首，赵师秀为末，但成就却相反。……谈不上荣辱，亦没有重大的哀乐”，而成就应居首位的四灵诗“接触时事的却只有不痛不痒的‘听说边头事，时贤策在和’两句。”^⑮

上述意见和判断颇为流行、极有影响，虽不无一定道理，但却有失公允。且不说持论偏严、标准不一、要求苛刻、不够宽容，其根本缺点在于论者似乎没有认真研究四灵的全部作品，并将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之进行具体分析。事实上，四灵对社会现实并不缺少关注，他们苦吟求妙的诗风、灵秀清新的作品本身及其曾经受到广泛欢迎、风靡一时的历史存在，既反映了这一群灵魂深受创伤、生活备尝艰辛的诗人们的苦痛，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还反映了人们审美需求的多样、价值取向的多元。下面分别举例略加说明。

(三)

四灵现存诗共计 702 首，数量较少；他们各自诗歌辑集的名称也与他们的字号类似，偏于清雅秀美，概况如下：徐照《芳兰轩集》，有诗 259 首，是四灵中存诗最多的一个；徐玑

《二薇亭集》，有诗 164 首，存诗数量仅次于徐照；翁卷《苇碧轩集》，有诗 138 首，是四灵中存诗最少的一个；赵师秀《清苑斋集》，有诗 141 首，是四灵诗中质量最高的一个，方回说：“四灵诗，赵紫芝为之冠”^⑯，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留存不多的四灵诗歌中，并不缺少关注时局、忧国忧民的篇章。

赵师秀是宋太祖赵光胤八世孙，南渡时从汴京（今河南开封）徙居永嘉。《九客一羽衣泛舟，分韵得尊字，就送朱几仲》是一篇五言古风，长达 26 句，开篇即感慨：“况各异乡井，忽此同酒尊”，中间又抒发：“北望徒太息，归欤寻故园”，表达了对故园、故国的浓厚的怀念情绪。他深知，故园、故国仍被金人占领，借酒销愁无济于事，不能徒自叹息，而应当有所作为。据查考，此诗赠送的对象朱几仲，名复之，号湛卢，建安人。开禧元年（1205）进士。《福建通志》卷三十五《选举志》云，朱复之中是年武举。绍定间（1228—1233），任官建阳。端平间（1234—1236）使北，展谒八陵。赵师秀在诗中一边深情地赞美这位多髯客吐气芳荪，一边深刻地批判上层决策者昏庸腐败：

有客何多髯，吐气邻芳荪。
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
砭疗匪无术，讳疾何由论！

此诗构思巧妙，诗眼在“此尊岂易同？意乃有数存”，都

在举杯消愁，但各自的意愿心态却并不相同，诗中描写了以下四种：有的是醉生梦死，不思恢复（指上层决策者）；有的是借酒遣闷，流连光景（如九客中的大多数泛舟野馔，陶醉于西湖美景）；有的则酒后吐气，慷慨声响（指“多髯”之客朱几仲，此游为他送行）；有的则哆然劝酒，温语慰人（指羽衣黄冠，诗末“东南”四句口吻毕肖）。全诗布局相当紧凑，脉络清晰，层次井然，紧扣着“慷慨念时事”核心展开，融议论、描写、抒情、叙事诸种表达方法于一炉。开头六句侧重议论，写这次泛舟所感；接着六句承“意乃有数存”描写泛舟所见；中间八句突出“吐气邻芳荪”，点明主旨；最后六句叙述“黄冠”笑请，反衬多髯豪客。

赵师秀关心时局，旗帜鲜明地主张雪耻报国，还见之于《抚栏》、《赠张亦》等诗中，《抚栏》是一首五言律诗，以诗中的首句前两字为标题，全诗如下：

抚栏惊岁月，久住欲如何？
水国花开早，春城人上多。
病令诗懒作，闲喜客频过。
听说边头事，时贤策在和。

将此诗与南宋前期和中期的名人佳作对照比较，颇耐人寻味。同是写登楼遥望故园、故国，岳飞是凭栏长啸：“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满江红》）辛弃疾是栏干拍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